

人物誌

萬言自傳的寫作範例：周志仁〈我的中文之路〉

吳福助*、周志仁**

【前言】／吳福助

「傳記」是一種記載人物生平事蹟的文章體裁。按表達方式，可分為兩類：一是以記敘詳實的史實為主，用語比較平實，稱「史學傳記」。一是以史實和背景為依據，運用形象化手法，描述人物的生活經歷、精神風貌，有較多的藝術加工，稱「文學傳記」。陳蘭村《中國古典傳記論稿》認為傳記是「人類生命的一種載體」，「使那些倜儻非常之人走向永恆的時間和無限的空間，跨越國度，超越古今。」又說傳記具有頑強的生命活力與不朽的藝術魅力，能夠「啟迪心靈，強化生命意識」，感染讀者，潛移默化，從而發揮昇華人性光輝的具大作用。¹20世紀以來，隨著人類社會的快速發展，傳記作品數量飛速激增，並且突破以文字為媒介的傳統，電影、電視、網路都成為新的媒介，憑借現代化高科技的日新月異，傳記作品以各種形式廣泛流傳，人物傳記不再只是一種文類，它已成為一種有著巨大影響的文化。²

有鑑於「傳記」特殊的傳播教育功能，並且它同現當代的時代精神發展變化緊密相隨，目前已邁入前所未有的黃金鼎盛時期。因此筆者過去在東海、中興、靜宜三所大學中國文學系講授《史記》專書選讀課程，特別努力培養「傳記」寫作人才。我一向於開課之初，即宣佈配合《史記》傳記文學藝術技巧的賞析，必需撰寫萬言以上的傳記，作為學期報告。全文要分章節，詳加標題，並加附註，同時附錄相關圖片、年表、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退休，曾任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教授。

**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台中市文化局纖維工藝博物館秘書。

¹ 詳見陳蘭村、張新科：《中國古典傳記論稿》，（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篇。

² 楊正潤：《現代傳記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個人小檔案。並用電腦打字列印，加封面設計，膠裝成冊，作為臨摩實習的成果。我又建議學生從最熟悉、最容易取得的資料開始寫作，可優先寫自傳，或寫父母親的傳記。這項教學計畫普遍獲得學生的支持，從來沒有人因此項要求而退選，並且學期末也都能如期繳交，品質不差，成功率高達百分之百。修課學生絕大多數都就個人成長過程記述，詳寫自傳，從而加強了自愛自重的心理建設，調整人際關係，堅定人生方向，獲得多重的教學效果。估計長年累積的作業量，早已在千篇以上。他們沒想到老師要求寫如此巨大篇幅的萬言自傳。乍聽這個要求，不免感到些許的驚愕，因為從未有寫過如此上萬言的作業，並且自傳或個人傳記這一類作品，無非都是一些偉人，或有豐功偉業的人，才有資格被書寫。區區一個市井小民，居然也有為自己作傳的一天，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等待完成，交成果報告後，學生們普遍認為這都得感謝老師的另類教學理念，給他們這個難得的保留記憶的創作機會。

上述這些作業，學生們都敝帚自珍，呵護有加，還很不客氣地吩咐老師，批閱完後，要盡快發回，以便保存，不得遺失。這批上千篇傳記，經批閱後，早已全部發還給學生。周志仁的這篇〈我的中文之路〉，是筆者因其內容很特殊，也很罕見，而特別保留下來的一篇。周志仁在這篇自傳中，說明寫作過程，他說：

竟有這麼多的趣事，我已分不清哪個是眼前的事實，哪個是過去的時光，因此振筆疾書，往往讓我欲罷不能。寫得意的事件，我不免要一邊寫，一邊暗笑；但是寫到痛苦處，因為身邊無人，我因而能盡情宣洩情緒所激蕩的淚水，甚至失聲痛哭一番。越寫越多，只要捉到時光機，就能洋洋灑灑，毫不費力地寫出幼稚的我、純真的我、虛偽的我、想哭卻不能哭的我的種種情狀。這些書寫過程，都讓我一再重溫當時的心境，感覺蠻溫馨的。如今自傳終於圓滿完成了，超滿意的。

由於作者不採取偏重文學道路行走追求的經過記述，是屬於主題高度集中的「史學傳記」，內容較少史實背景的形象化藝術技巧渲染，讀來不免有些枯淡之感，但卻主題集中，敘述有條不紊。特別是將自己特有的「一生懸命」（努力奮鬥精神）的過程及其成果，做了很詳細曲折的記述，是很罕見的，具有啟發他人仿效的特殊教育效果意義。作者說：

日文漢字「勉強」，有「學習」的涵意，而在中文領域的「學習」，卻是心甘情願、自動自發，毫無半點勉強。而日文的努力用功，漢字寫作「一生懸命」。讀中文系的心願，對筆者而言，是懸命一生。今生有幸能回到學生時代，再重拾書本，更要一生懸命去研究。雖然很多課程都是第一次研讀，但持著「一生懸命」的精神，因此每一堂課都格外珍惜，深怕自己學得不好。除了課堂專心上課，餘暇時則努力投入研究，積極投稿期刊，發表論文。最終在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的四年學習過程，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

又說：

身為一個典型的魔羯座，深信自身有絕對異於常人的自制力，只要自己立下一個決定，一定會為了這個目標，不計一切努力，直至目標達成，方能罷手。

作者自從進入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進修後，就一直孜孜不倦，拚命苦讀，並不斷寫作論文，投稿期刊。畢業後，進入文化局工作，公餘閒暇，仍持續研究寫作不斷。筆者退休後，將藏書捐贈東海大學圖書館，成立「迎曦書房」專室保存。因版權問題不收的整架影印圖書資料，筆者因而全部送給周志仁，他不負所託，認真苦讀，並且靈活運用筆者強調的「跨學科」研究方法，³源源不斷地持續投稿《東海大學圖書

³ 吳福助〈臺灣文學「跨學科」研究隨想錄〉，《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11期，2016年11月15日。黃鈴棋〈〈臺灣文學跨學科」研究隨想錄〉讀記〉，《東海大學圖書

館館刊》。截至目前為止，周志仁是上過筆者所開課程的，東海、中興兩校研究生中，論文作品最豐富，並且品質最高，創見迭出的一位，長此下去，將來的成就肯定很可觀，筆者深感欣慰。祝福他文思泉湧不絕，龍馬精神永在，夢筆生花，圓滿順利，完成學術理想的實踐。

〈我的中文之路〉 / 周志仁

有沒有什麼事，可以讓人堅持一輩子？

最近女兒的作品被刊登在《國語日報》上了，文章雖簡短，然氣勢如行雲流水，儼然是一位小作家模樣。筆者試探性地問了女兒，她的未來想做什麼？女兒竟然不假思索地回答，她喜好文學，徜徉在文字的世界中，讓她覺得十分快樂，在所有學科中，國語這一科卻有充份的把握，每每作文繳回，經過老師的批閱後，她的文章總是能被老師當眾朗讀，喜不自勝。她認為自己以後想讀中文系或歷史系，當一個文史研究者。筆者著實十分讚嘆她，回想小學四年級的時候都不曾有這樣榮耀經驗，更不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在何方。

筆者自小就是平凡庸碌的學生，在校的功課非頂尖，在體育成就亦不拔萃。只要是學校晨會或頒獎典禮都是擔任鼓掌部隊，從未上臺受獎過，猶憶國小唯一上臺表揚的機會是有一次在操場撿到同學的錢包送到訓導處而得到一紙——「拾金不昧」的獎狀。上了國中之後平凡如筆者，從未帶頭造反作亂，亦無赫赫成績，當然也就不是師長所嫌惡的麻煩製造者，或是掌中如意寶的建中預備生，自然平凡度過每一天。

在國三那一年，突然有了一些化學變化，筆者從當時升學班的天之驕子，功課在全班最中等的筆者，卻莫名奇妙地被編到了放牛班。甫開始頗不能接受，也不敢同父母傾訴，為了瞞騙母親，無手遊的時代，校園週邊私人的電動玩具店十分盛行，每天一下課便逗留在電動遊戲場

館館刊》第 14 期，2017 年 2 月 15 日。收入《吳福助教授著作專輯》，第 2 冊，頁 712-744。

中，一直等到日落西山，假裝輔導課上完才回去，返家後無疲態反而滿腦子沈浸在遊戲情節中，這種無人管的喜悅時光，直到成績單寄到母親手中，方才結束這種躲躲藏藏的生活，她才知道筆者已不在升學班。謊言拆穿的這時刻，哭的不是筆者，反而是那位只有小學畢業一直以筆者讀升學班為榮的母親在一旁啜泣，當時年紀尚小不知道母親眼淚中背後的心酸，直到出了社會後方才了解什麼是資源剝奪與社會階層的人為不公平。

那時的國中依舊保持男女分班，逃離了升學班拼課業、爭名次的那種緊張功利的生活，也告別了少一分打一下藤條侍候的痛苦時光。全班男生天天就是帶便當等放學，下課後不是你找我單挑，就是我同你報仇的日子。因為心中沒有羞恥心所以就沒有失落感，反而頓時得到莫名的放鬆。漸漸發現天天在緊繃的讀書環境下得不到什麼好成績，反而在無須花費甚多的氣力就拿到全班第一名，在全校的國三模擬考也常常比其他升學班的同學更容易進入全校的百名榜，才發現自己喜歡在無人督促下的自我學習，而不能適應僅應付考試為目的的填鴨式教育。

當時各科目平平，對未來也沒有什麼想法，突然有一天班導師推薦筆者去參加全校作文比賽，從國小到國中從來沒有被指派參加任何比賽，在賽場中碰到昔日升學班的同學，自卑感從心中油然而生，心想：自己只是去陪榜的，這些人的文章都是貼在校門口布告欄的常勝軍，怎麼可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誰知道當成績公佈時，竟然得到全校第二名，作品被放置在學校大門口最顯眼的公告欄。這意料不到的事，就這樣發生了。猶記得母親要印證虛實，還特別請假到學校門口看自己的文章。自這一天起，便發現寫作這件事似乎變得十分有趣，而不是重擔。自己的文章就常常被刊登在校刊或於其他比賽中頻頻得獎，文章常被公布在公告欄上供全校賞閱，也漸漸發現自己似乎對作文有一些天賦。

自己能擁有綴文修辭的能力，是十分興奮的一件事，就如同電影中的蜘蛛人，突然發現自己可以穿梭市街，飛簷走壁一般。面對在即的聯

考，有一天林採有老師在課堂上教授全班強迫取分的心法，就是要有一兩個科目較他人突出。攤開國中兩年多來的歷次考試成績，各科極為平均，聯考中若要強迫取分似乎無一特別突出，經過一番仔細思量後，也許可以從國文這一科出發。從此開始重新去認識國文、喜愛國文，甚至把國一、國二沒有寫過的參考書重拾作答，皇天不負苦心人，在一連串的努力下，國文一科果然在成績單上一枝獨秀，在高中職聯考國文科總分200分的年代，都可以獲得180以上的高分。

然而，高中聯考科目眾多，只有國文一科成為翹楚是沒有用的，還是要其他科目幫忙，才能考取好學校。在北聯僅有不到10所高中的年代，要考取前幾志願的公立高中，自然是沒有份的，最後參加高職聯招，錄取臺北市立大安高工自動控制科，後來又轉到松山商職資料處理科。職業學校是以培養一技之長為目的，校園的生活是沒有課業壓力的，除了專業科目外，國文一科就僅是陪襯而已。因為國文科不錯，同學都推薦筆者擔任國文小老師，一當就是三年。這三年實在很有趣，每當坐公車上學，名校的高中生們總是讀著當天早自習要晨考的書籍，筆者卻是悠哉地讀自己想看的閒書。臺北市公立職業學校要錄取二專絕對沒有問題，不會很在意高職的課業，也就這樣安然地渡過三年職校生涯。

高職畢業前突然對人生感到疑惑，考量自己是否要繼續和其他同學一樣考二專繼續升學？也常反問內心這是自己想走的路嗎？後來經過多番平心暗想、自我對話。身體即承襲祖母的基因遺傳手汗症的病症，每每只要去工廠實習都會觸電，諸君能想像高伏特的電壓自左手傳來，又從右手離去的畫面，就好像漫畫中觸電的猴子，一個禮拜就要打通一次任督二脈好幾次。幾經思量，筆者的性向實在不適宜再走技職的路。經過再三思惟後，決定和普通高中生一樣去考大學。在當時大學聯考錄取率不到三分之一的時代，常耳聞很多親戚的小孩自高中畢業考了好幾年才能錄取的故事，甚至有人因此當了拒絕聯考的小孩。高職生當然有考上大學，然而多是特例，陪榜永遠比考上的多，許多親朋好友、父兄長

輩們也都覺得不太可能，常常勸筆者放棄。筆者總把他們的話當成輕風過耳，別人越覺得不可能，越要證明給你看。

自忖若要準備大學聯考，那麼在這一年內就勢必要準備高中的科目，而且決定不能成為家中長輩們的負擔，勢必要找一份足以糊口的工作，而這份工作一定要離補習班近，才能節省往返的時間。於是在朋友的介紹下進入臺北火車站附近的電子零件材料行當業務員，過著白天送貨晚上至南陽街補習的生活。半工半讀的生活十分辛苦，三餐多僅能囫圇而就，每晚送完貨再去補習班上課時，白天勞動的汗水早已浸透了全身，汗涔涔地令人很不舒服，也對鄰座的同學不好意思，也感受到基層勞動的辛苦。由於是夜間補習課程，當十點補習完畢回到北投家中經常是逾深夜十一點了，盥洗一下再消化今日的課程，常常已是午夜時分了。然而，勞動的艱辛是可以培養自己的堅定的意志，考上大學穿大學服即是筆者當時唯一的信念，當這份信念在腦中盤桓久了之後，心中所策發的動能是足以令夢想成真。所謂天道酬勤，經過一年的淬鍊，當大學聯考成績單出來之時，這一整年的辛勞的汗水總算是沒有白費，因為已經靠著這份的執著與堅持，已將信念轉化為歡欣的淚珠。

大學填志願時，心中早已鎖定要讀自己喜歡的中文系，要將全臺灣的中文系從頭填到尾。然而，天似乎不從人願，把填妥的志願卡交予父親，父親看了之後一直搖頭嘆息，對一個畢生服務於大同公司的老員工，最大的願望就是想讓自己的兒子任職於大企業，席間不斷地大力推薦大同公司與大同工學院的建教合作制度的種種好處，在父親殷切盼望及半推半就下，索性將大同工學院事業經營系列為第一志願，也順利成為大同公司員工訓練中心的一份子。

小時候筆者就很憧憬大學生活，常看電影中大學生不似瓊瑤小說筆下的男生，彈著吉他，和女生在湖邊散步的浪漫生活。然而，大同工學院的生活可不是如此，因為是工學院的原因，全校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女同學在本校是稀有動物。校園座落在全國地價最高的地段——臺北市

的中山北路上，寸土寸金的土地必須妥善計算利用率，水泥建築群中僅有一片小小的綠皮草地，連個跑道都沒有，更別提有綠野香坡，或是碧湖挹翠的校園景色。學校和大同公司緊密相連，工廠和學校一律都塗成綠色，草地青青、群樹菁菁，綠色的唯一好處就是保護眼睛、位在松山機場航道下方，還亦有防範敵機空襲的作用。或許從google衛星地圖所見到中山北路上這一片綠，正是那時所有大同工學院所有男兒的慘綠心情吧！

在大學的課業上更是迥異於高職，從前高職三點五十分一定準時下課，在大同工學院常常最後一節下課已逾五點了，對於高職畢業的筆者，實在不能適應。上學期開學日皆定於九月一日，甫入教室，教授們已連絡書商將原文教科書，就已靜置在課桌上，等候學子們品讀。下學期開學日則和大同公司員工一樣，大年初五早上八點，老師準時在課堂上點名。除此之外，每週依序排定升旗朝會、每月排定經營學課程。在林挺生校長嚴格的要求下，每個科目皆訂定淘汰率，每位教授亦嚴格執行學期初所規定的淘汰率，以免被要求繳交無謂的報告，再加上不定時的隨堂考，及各種既定的考試或檢測，這種氛圍也時常逼得大家喘不過氣來。好不容易熬到暑假，原以為可以放鬆一下，殊不知暑假才是另一種煎熬的開始。大二、大三的學生們不是在成功嶺參加大專集訓，就是在大同公司或關係企業的某個廠房裡實習，用校訓「正誠勤儉」的精神，度個炎炎夏日。到了大三升大四的暑假，原以為終於解脫了，殊不知眾人不是利用時間去把以前被淘汰的課程進行暑修，不然就是趕快準備研究所考試。無苦無出離，眾人心中莫不懷著這樣的心願：最好可以考上別所大學，如此一來，便可以逃離這種日復一日的充實又緊張生活。

男生居多，又要穿制服、升旗，外界的人都戲稱本校為「大同軍校」。誠如父親所言的，大同工學院真的是學生當成大同公司的員工在訓練，各種建教合作的獎學金很多而且成績門檻甚低，也極容易申請，然而卻總是乏人問津。在斯巴達式的教育下，是可以經由層層篩選，過濾出用

功的學生，每個學期下來甚至可以高達一成以上的學生被退學。應屆畢業生就業率甚低，不是因為懶惰不想工作，因為大家不想進入大同公司，都去考研究所。每屆畢業生，臺大、清大、交大等相關研究所的錄取率，在全國各大學中皆名列前茅，大家也認為讀自家的研究所，為最不得已的最後選擇。

大學生活匆匆而逝，又到了大三升大四的暑假，有的同學準備研究所考試，有的同學準備就業。回想自己這幾年成績雖不甚好，但也算中等，然而許多科目讀起來確實索然無味。只有下課參加社團活動和志同道合的學長、學弟在一起或是偷閒翻閱一下閒書，才令筆者在繁忙的課業壓力下的心感到稍稍舒暢。大學日子實在沒有任何長遠計畫，只求能夠順利畢業就好，反正最後畢業就去上班，同父親般一輩子當大同公司的員工，直到退休。

在大學四年級碰到了專題指導教授——丁江壽老師，丁老師是也老大同人，大同工學院電機系畢業後曾經在大同公司任職多年，擔任公司高層，在人生規畫後辭去大同公司職務至業界服務。丁老師擔任班上大四程式設計的課程的授課老師，因為高職是相關畢業，大學畢業專題亦以資料庫系統為專題，這領域是丁老師最在行的。他不只是筆者課業的恩師，更是筆者人生的導師，經常告訴筆者現今國內產業界的近況與國際局勢的發展，丁老師的眼界寬廣，也打開另一個未知的世界。直到今日就算再怎麼沒有時間，一定規定自己每週固定出版的《商業週刊》要看一遍，以了解世界大勢。

每週三下午是筆者和丁老師定期報告的時間，當時高鐵未建設完成，無論在何處，老師都不辭勞苦地乘坐飛機，趕回臺北與筆者履約，指導專題進度。丁老師每次說的第一句話，一定是告訴以前校友們的近況與事蹟，勸發考研究所再進修，因為對這些大學專業科目早已興趣缺缺，每次老師總是言者諄諄，而身為學生的筆者，是聽者藐藐，虛應故事般地回應丁老師對筆者的期望。直到有一日和朋友聚會經過臺北車站

附近的南陽街，竟然發現有專門輔導中文研究所考試的補習班，便回去靜思了幾天後，便去尋探價格，終於找到一家收費最低廉的補習班報名繳費。當下匆匆做了這一個決定，未能依照老師的教誡而走，心裡實在是忐忑不安，如果回去告訴了老師，應該換來被老師的一頓責罵，以及無限的悵然。在合盤托出後，不料了老師的第一句話竟然是問補習費用夠不夠，馬上從公事包中掏出一疊鈔票，要幫筆者補習費。筆者當然沒有接受財物上的幫助，但至今依仍銘感腑內。這是平生受老師對弟子無微不至的關懷。

大四這一年是人生中最緊湊的一年，原本即有大四應該修的科目，而且有許多都是必修課，一定要通過，否則就只有延遲畢業。二則有大四以前被當的科目要重修，許多科目的課程都開在上學期，授課的老師們都說要繼續延襲不良品必須淘汰的鐵血規定。三則是準備中文研究所的考試科目，這些課程都是未曾接觸過的，要花更多時間準備。四則是預官考試，雖說當兵是國民應盡的義務，但若能擔任軍官，則可有更多私人的空間與時間及重多的尊嚴，也為人生留下一頁輝煌的經歷。

身為一個典型的魔羯座，深信自身有絕對異於常人的自制力，只要做了一個決定一定會為了這個目標不計一切努力，直至目標達成方能罷手。這一年間白天在大同工學院上課，拿著工程用計算機算著以前被當掉的統計、微積分、工程數學……等課程。放學後匆匆在學校餐廳用餐後又奔赴南陽街補習文學史、思想史和小學……等中文考試科目，在全然迥異反差甚大的文理課程中找得平衡點，雖然十分忙碌但很紮實，在學校只要有空堂，一下課堂必定背著書包往圖書館跑，從前喜愛打撲克牌，可以和同學玩到廢寢忘食，偶爾亦熬夜通宵。此時只想斷絕所有不必要的社交，儘量減少讓同學找到筆者的機會，這樣才可以節省下相約一同吃喝玩樂的時間，只要一有餘暇就窩在圖書館最僻靜的角落看書，時常一大早就進圖書館，直至播放費玉清的晚安曲播放才回去，彷若回到準備大學聯考半工半讀的那一年。

在補習班結識中央大學中文系的王榮正，王同學出身傳統中文系，特別對聲韻、文字、訓詁之學特別有興趣，並有志鑽研於此。中文系最大的單門就在小學，每每讀書不得要旨，他就是筆者最好的讀書顧問，為筆者除欸解蔽，補習班出席率不高，常常整個教室就僅剩下授課老師、筆者同王同學三位上課。用盡意志力讀書，是極有效率的讀書法，用一年的時間，抵別人的四年，最後皇天不負苦心人，在大四寒假過預官考試，順利錄取資料處理科預官。畢業前又錄取國立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更重要的是也把重修的那些科目修習完畢，順利從大同工學院畢業。當研究所和預官雙雙上榜時，那份喜悅真難以形容，也跌破很多不知情的同學或師長的眼鏡，殊不知這些都是這一年閉關的血汗所累積的成果。

大同工學院畢業後，順利進入國立花蓮師範研究所，這是全國唯一以民間文學為研究的系所，師資多來自語文教育系。民間文學在全世界均是十分重視，各國均努力保存自己國家的文化，視為文化資產的一部分。臺灣約在九零年代開始盛行，也是國立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成立的目的。研究所的課程和傳統中文所是完全不同的，除了民間文學領域外，也涉獵文化人類學及相關口傳資料採集課程，十分活潑有趣。另外，當時被師範院校所壟斷的小學教育學程甫開放，師範學院為求轉型，許多研究所亦不斷開設，也吸引許多大學畢業生報考，讀研究所又可以取得教育學程，其投資報酬率遠較其他研究所來得高。因此，每屆師院研究所考試都能聚集好幾百人應考，那時能考取師範學院或大學的研究所，實屬不易。

碩士班的指導教授是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張堂錡老師，張老師不論學歷，人生經歷十分豐富，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後旋任中學教師，也擔任過中央日報副刊編輯，最後取得博士學位，張老師的研究專業以晚清至民國時代的近現代文學為主。張老師不嫌棄筆者的資質駑鈍，特別予以指導，在張老師的指導下完成碩士論文。民間文學研究所

碩士班三年的課業，也實在很充實，碩士班一年級以碩士班專業課程為主，碩士班二年級除了研究所相關課程，也要修習國小教育學程，期間也曾到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吳青松所長的研究室擔任研究助理，到了碩士三年級則是至臺北縣雙溪鄉上林國小代課，並撰寫畢業論文。

三年研究所碩士班順利畢業，既然接受完整的師資培訓教育，便決定至母校——北投國小實習。在實習期間內協助蔡麗美老師進行學校本位課程教案的撰寫，蔡老師是北投國小資深教師，猶憶當時還是一二年級時隔壁班的導師，想不到在二十年後能和蔡老師一起為母校打拼。蔡老師教學認真盡責，她和丈夫——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系洪德俊教授，一生致力於北投地區的文化發展。在蔡老師教導下也投入校本課程的開發，在教案撰寫過程亦發現北投之美，亦感到身為北投人的光榮，所開發的教案也曾提報至教育部競逐並獲獎。

在碩士班求學期間結識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的湯昌文，他自高中畢業後即認真投入國家考試的，無試不與，是國家考場的老將，在研究所畢業之前即考取教育行政科高考。湯同學以過來人的經驗告訴筆者當公務員的優點，還有如何報名和準備教育行政科的考試。雖然自己也算是師範系統出身，看了一下教育行政科的應試科目，和自己的興趣著實不相符，不禁打了退堂鼓。湯同學告知還有一個十分冷門號稱死亡之組的科別——文化行政科可以試一試，也許應考的科目是比較容易趨入，他還親身買簡章送予筆者並再三叮囑一定要去報名試試看。此時仍抱持著既然受過教育學程就是要當老師的刻板觀念，因為志不在參加國家考試當公務員，自然也就不會想全心投入，僅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去應考，暑假兩個月白天在北投國小實習寫教案，晚上就按自己的進度準備，應考的書想讀就讀，沒讀完也沒關係，也不會安排讀書進度，假日若有時間也多休息或和同學爬山、看電影，不再埋首於書卷中，因為無在意國家考試，所以毫無患得患失的心情，僅耗暑假兩個月的時間的準備，八

月底旋即通過國家考試，成為國家公務大軍的一員。

考試後分發至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港區藝術中心，歷任新聞媒體連絡人、義工承辦人、採購、推廣股股長、展演股股長……等業務。一個優適的環境常令人磨掉初衷，許多人都把國家考試當成是人生最後一次的考試，反正拿到鐵飯碗工作穩了，也就無須再向學術努力了。筆者在日日勞形案牘之餘，總是覺得心中有一塊仍是空白的，因為喜歡閱讀與研究，還是未能忘情於文學的專業領域，終於在碩士班畢業八年後，繼續向博士班考試邁進。因為衡量工作為重的緣故，所以將博士班考試的重心僅擺在臺灣中部地區的國立大學中文系所，皇天不負苦心人，最終錄取了中興大學中文系博士班。

中興大學位在臺中市南區，為臺灣馳名中外的一所國立大學。對筆者而言，學校位於臺中，就代表自己可以免於半日以上舟車往返的辛勞。校園青翠蓊鬱，又有假山湖景，十分美麗，是筆者年輕時憧憬的大學園；二十年前曾在臺中友人帶領開車路過校園，即被參天森林、巍峨的牌樓所吸引，綜合大學佔地廣、學生數多、國家投注資源亦豐富，因此呈現出和之前就讀的大同、花師兩所獨立學院迥然不同的氛圍，想不到多年後竟然可以成為其中的一份子，甚為榮幸。時間匆匆逝去，大學因為沒有加入吉他社團，所以依然無法在湖畔引吭高歌，但可以牽著女兒的手徜徉在湖畔，回憶自己的青春夢，總算是聊以慰藉。

中興大學中文博士班的日子過得很紮實，因為自己大學是自畢業於工學院，而碩士又不是傳統中文體系，進入中興大學中文系總算可以碰觸自己一生想要學習的課程，因此格外興奮莫名。相關的課程除臨時非出席不可的會議外，從未曾有想過想翹課的念頭；甚至連開設在晚上的課程皆努力修習，有時甚至因為老師下課已逾十點了，因為家住在臺中海線，因此，只能背上書包與老師匆匆道別就急忙趕路。也曾多次未能在下課後如期奔赴臺中火車站，趕不上最後一班成追線區間車，只能搭最後一班公車回到沙鹿街上，在寒流來襲冷風刺骨的午夜中，行走在闌

無人聲的臺一線省道，靜靜返家。雖然如此，但是能夠完成自己的夢想，總是令人樂在其中。

博士班的指導教授為陳欽忠老師，陳老師是書法名家，其作品充滿文人韻味，為人謙沖博學，甚得師生所敬愛，筆者研究方向主要是探討臺灣書法獎賽制度與典藏的關係，從論文撰寫中更了解臺灣書法藝術的脈絡與臺灣當代書法藝術家的崛起之道。此外，也得到許多良師受業，特別是吳福助教授所開設史記與臺灣文學等課程，亦是自身喜愛修習的課程，從司馬遷秉筆直書中，除了看到中國歷史的遞嬗，也從文字之中看到生命力與渲染力。吳教授所教授的臺灣文學，令筆者感受到島嶼先賢們文字的脈動與無限的想象力，引導筆者更了解屬於本土的文學發展。課間老師也不停諄促著論文研究與發表，讓創作與研究成為法味甘露，成為筆者能邁向中文最後一哩路的推動者。

日文漢字的「勉強」有學習的涵意，在中文領域的學習卻是心甘情願、自動自發，毫無半點勉強。而日文的努力用功漢字寫作「一生懸命」，讀中文系的心願筆者而言是懸命一生，今生有幸能再重拾書本，更要一生懸命去研究。雖然很多課程都是第一次研讀，但把持著一生懸命的精神，因此每一堂課都格外珍惜，深怕自己學得不好。除了課堂專心上課，餘暇時則努力投入研究、積極發表期刊與論文，最終在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的四年學習過程中，並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在博士班畢業典禮撥穗之際，猶然覺得是一場太虛幻夢。

回想漫漫人生路，充滿許多不可思議的驚奇。高職時代上應用文模擬寫作時，那時教應用文的老師是一位國立師範大學即將畢業的實習生，曾讓筆者試擬自傳，在填寫學歷欄時以中文系為志向的筆者，沒太多思索就隨意寫下了「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大專聯考時也曾把「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列入志願之中。原本以為這些都是與此生無緣的校系，想不到轉了一圈後竟然進入這些學校系所，也成為其校友、系友，細想起來人生似乎很多事，命中早已註定。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天賦，只是未能善加利用，就如同每學期初分派座位時，被老師安排坐在不適合自己高度或身材的椅子一般。即像筆者的數理細胞就非常不發達，國中常常就因為數學不好，而當著眾人的面挨老師的板子，一次兩次可以，久了之後也就日漸消磨意志了。猶憶在高職求學時，許多電路或程式設計類的專業科目，所有同學都是聽得津津有味，而筆者卻覺得如坐針氈般，經常只是看著窗外的遠山白雲渾噩渡過。由於數理學習基礎並未紮實，大學時代只要和數理相關的科目屢屢被當重修、甚至也有不少科目被擋修。大三上學期甚至連續當四個必修科目，重挫的九個學分，差一點就被學校二一退學。

筆者亦經常午夜夢迴時，還會夢到自己大學因為某科被死當，被迫延畢，而在夢中驚醒。研究所後所學都是自己喜歡的科目，每每課堂結束後，對於教授授課的內容，皆會再三回味，反而有一種鳶飛魚躍之感。後來想一想其實每一個人都不差，只是未得其位。因為工作的關係常常在辦理展覽的過程中，發現甫投入藝術即在藝壇掀起風暴的素人畫家。因為每一個人都有上蒼賦予的天賦，但也有許多人見意筆墨多年，卻苦無謬思女神加持，最終只能創作出千人一面的作品。這一件只因為自己未加以探索發掘自己的性向，只是想迎合父母或同儕，而不知自己擅長之所在。過了不惑之年後，愈來愈發現其實每個人的生命似乎也像手中掌握一張藏寶圖，這張藏寶圖吸引著眾人的目光與腳步。縱然路徑曲折難行，也許必須穿越豪雨、迷霧，令人繞道而必須多走冤枉路程。然而，只要羅盤不損，北斗依舊，

相信就就有穿越重重障礙獲得至寶的一日。更感謝人生旅途一路提攜的良師益友，如果沒有他們的啟蒙襄助，也無法令筆者圓滿完成中文之路。

周志仁秘書留影



【附錄】周志仁著作目錄

一、學位論文

周志仁：《中國近代民間文學研究（1840-1911）》（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91學年度碩士畢業論文，2003年5月）。

周志仁：《書法獎賽制度與典藏之研究——以國父紀念館全國青年學生書畫比賽為例》（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103學年度博士畢業論文，2015年6月）。

二、期刊論文

周志仁：〈臺灣文學網站選介〉，《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139期（臺中：東海大學，2013年4月），頁80-85。

周志仁：〈臺灣四十年來書法獎賽字體變化走向之研究——以國父紀念館辦理全國青年學生書法比賽為例〉，《育達科大學報》41期（苗栗：育達科技大學，2015年10月），頁153-204。

周志仁：〈日治時期臺北地區的傳統節慶、民間信仰之研究——以瀛社詩人作品為研究對象〉，《文學新鑰》學報31期（嘉義：南華大學，2020年6月），頁81-135。

周志仁：〈神女昇華女神的謳歌：《詠李烈姬詩集》之研究〉，《文學新鑰》學報32期（嘉義：南華大學，2020年12月）頁1-38。

周志仁：〈穿月噴雲一氣通——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漢詩的縱貫鐵道書寫（上）〉，《東海大圖書館館刊》55期（臺中：東海大學，2021年1月），頁46-62。

周志仁：〈穿月噴雲一氣通——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漢詩的縱貫鐵道書寫（下）〉，《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56期（臺中：東海大學，2021年3月），頁1-20。

周志仁：〈納智慧言詮諦實語——《星雲大師全集》對民間語彙之運用〉，《文學新鑰》學報33期（嘉義：南華大學，2021年6月），頁77-124。

周志仁：〈喚醒百年前輕便且甜蜜的美好記憶——日治時期大臺中地區輕

- 便鐵道漢詩研究》，《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58期（臺中：東海大學，2021年7月），頁23-58。
- 周志仁：〈詩情與畫意——郭雪湖《南街殷賑》觀後（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60期（臺中：東海大學，2021年11月），頁35-69。
- 周志仁：〈詩情與畫意——郭雪湖《南街殷賑》觀後（下）〉，《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61期（臺中：東海大學，2022年1月），頁1-36。
- 周志仁：〈日治時期傳統漢詩的阿里山森林鐵道書寫（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62期（臺中：東海大學，2022年3月），頁1-36。
- 周志仁：〈日治時期傳統漢詩的阿里山森林鐵道書寫（下）〉，《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63期（臺中：東海大學，2022年5月），頁1-31。
- 周志仁：〈詩揚城市山海巔：日治時期傳統漢詩對淡水、新店線鐵道地景書寫〉，《臺北文獻》季刊直字219期（臺北：臺北市文獻館，2022年3月），頁251-315。
- 周志仁：〈日治時期語文教育發展觀察——以傳統漢詩為例〉，《文學新鑰》學報35期（嘉義：南華大學，2022年6月），頁1-38。
- 周志仁：〈1930年代臺灣商業行銷策略考察：以漢詩為研究對象〉，《興大人文學報》69期（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2022年9月），頁121-197。
- 周志仁：〈百年前臺灣「虎」意象考察——以片岡巖《日臺俚諺詳解》、平澤平七《臺灣俚諺集覽》為研究對象〉，《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66期（臺中：東海大學，2022年11月），頁1-29。
- 周志仁：〈百年前臺灣民眾法治觀念考察——以《民商法詩錄》為研究對象（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67期（臺中：東海大學，2023年1月），頁50-75。
- 周志仁：〈百年前臺灣民眾法治觀念考察——以《民商法詩錄》為研究對象（下）〉，《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68期（臺中：東海大學，2023年3月），頁1-21。
- 周志仁：〈炭王詩人的事業經營之道：以李建興《紹唐詩集》為考察對象〉，

- 《臺北文獻》223期(臺北：臺北市立文獻館，2023年3月)，頁199-285。
- 周志仁：〈臺灣鐵道歌謠之研究〉，《文學新鑰》學報36期(嘉義：南華大學，2023年12月)，頁1-54。
- 周志仁：〈由詩情達畫意：蔡雪溪詩畫創作歷程之探索〉，《臺北文獻》224期(臺北：臺北市立文獻館，2023年6月)，頁177-228。
- 周志仁：〈臺灣閩南語起興歌謠之考察——以〈板橋查某〉為例〉，《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70期(臺中：東海大學，2023年12月)，頁12-44。
- 周志仁：〈昔時首都市民的街談巷說：臺北市特色諺語考察〉，《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71期(臺中：東海大學，2024年6月)，頁1-32。
- 周志仁：〈一位行政長官公署基層公務員1946年臺北街頭觀察〉，《臺北文獻》228期(臺北：臺北市立文獻館，2024年6月)，頁263-316。
- 周志仁：〈日治初期臺灣民間纖維工藝之考察——以片岡巖《日臺俚諺詳解》、平澤丁東《臺灣俚諺集覽》為例〉，《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72期(臺中：東海大學，2024年12月)，頁1-37。
- 周志仁：〈日治時期來臺海派畫家王亞南與鴉社書畫會之文藝交流考察〉，《嘉義市文獻》26期(嘉義：嘉義市政府文化局，2024年12月)，頁200-227。
- 周志仁：〈詩聯的軌跡：日治時期彰化地區鐵道系統考察〉，《彰化文獻》25期(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24年12月)，頁147-174。
- 周志仁：〈日治時期瀛社詩友藝術贊助之考察：以王亞南第一次遊臺巡迴展覽為例〉，《臺北文獻》230期(臺北：臺北市立文獻館，2024年12月)，頁119-172。
- 周志仁：〈尋找兩都詩聯的軌跡：日治時期基隆郡鐵道系統考察〉，《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73期(臺中：東海大學，2025年6月)，頁1-47。
- 付梓中：
- 周志仁：〈懸壺濟世實踐者：儒醫仕紳葉鍊金〉，《臺北文獻》234期。

三、研討會

(一) 論文發表：

周志仁：〈詩歌與湯花的浪漫邂逅——魏清德北投地區詩歌研究〉，《臺灣瀛社詩學會瀛社與臺灣詩學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社團法人臺灣瀛社詩學會，2013年10月）。

周志仁：〈全國性新秀書法獎賽制度之典藏政策回顧與展望——以國父紀念館全國青年書畫比賽為研究對象〉，《第二屆麗澤研討會論文集》（臺中：國立中興大學，2015年5月）。

周志仁：〈由瀛社詩人視野看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民俗文化——以傳統節慶、民間信仰為研究對象〉，《民俗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2020年5月）。〔收錄於：《文學新鑰》學報31期（嘉義：南華大學，2020年12月）頁1-38。〕

周志仁：〈納智慧言詮諦實語——星雲文學對俗諺之運用〉，《星雲文學之義理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2021年5月）。〔收錄於：《文學新鑰》學報33期（嘉義：南華大學，2021年6月），頁77-124。〕

周志仁：〈文與史的應用——從日治時期傳統漢詩看阿里山森林鐵道發展〉，《第十一屆應用史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2021年5月）。〔收錄於：《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62期（臺中：東海大學，2022年3月），頁1-36、《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63期（臺中：東海大學，2022年5月），頁1-31。〕

周志仁：〈兩都風城騰雲通：清代臺灣傳統漢詩鐵路書寫〉，《2021跨界與超越——文學藝術中的多元書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基隆：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2021年10月）。

周志仁：〈從日治時期傳統漢詩看1930年代臺灣商業行銷活動〉，《第14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媒材與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國立中興大學，2021年10月）〔收錄於：《興大人文學報》69期（臺中：國立中學大學文學院，2022年9月），頁121-197。〕

- 周志仁：〈日治時期傳統漢詩的語文教育書寫〉，《臺灣文學之脈絡與文本詮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2022年5月）〔收錄於：《文學新鑰》學報35期（嘉義：南華大學，2022年6月），頁1-38。〕
- 周志仁：〈臺灣民間文學的鐵道書寫〉，《2022民俗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2022年11月）。〔收錄於：《文學新鑰》學報36期（嘉義：南華大學，2023年12月），頁1-54。〕
- 周志仁：〈日治時期基隆郡鐵道系統考察：以漢詩為例〉，《2023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東亞海域交流：文學・產業・遷徙・島嶼論文集》（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2023年11月）。

（二）論文講評：

- 曾金承：〈洪棄生詩中的航海書寫與寄懷〉，（嘉義：南華大學臺灣文學之脈絡與文本詮釋學術研討會，2022年5月28日）。
- 林渝詠：〈從「暴死相代」的俗信出發再探《聊齋誌異・王六郎、水莽草》〉，（嘉義：南華大學2022民俗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22年11月18日）。

四、書評

- 周志仁：〈司馬攻「微笑在空中擊掌」讀後〉，《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140期（臺中：東海大學，2013年5月），頁81-88。
- 周志仁：〈吳福助教授「再別中興湖」析釋〉，《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171期，（臺中：東海大學，2015年12月），頁115-123。
- 周志仁：〈《吳福助教授著作專輯》讀後〉，《國文天地》439期（臺北：萬卷樓圖書國文天地雜誌社，2021年12月），頁53-58。
- 周志仁：〈孤燈下「不往行人行處行」的耕耘者側寫——《薪火相傳・慧命永續——「迎暉書房」成立紀錄專輯》讀記〉，《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68期（臺中：東海大學，2023年3月），頁45-49。